

中日科技交流史上的
鑒真

楚圖南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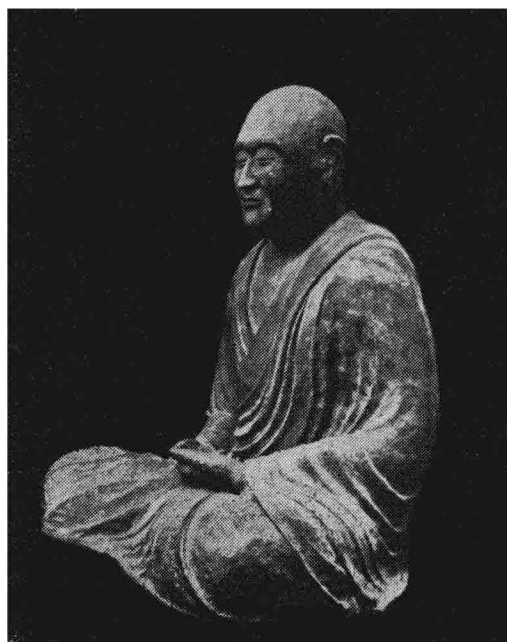
中日科技交流史上的

鉴 真

耿鉴庭 讲稿

耿刘同 整理

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印



目 录

- (一) 扬州大云寺的一个青年释子…………… (2)
- (二) 留学两京 名师陶诱…………… (6)
- (三) 淮南江左 独秀无伦…………… (11)
- (四) 应邀过海 百折不回…………… (14)
- (五) 到日本后的贡献…………… (20)
- (六) 从过海大师碑铭到今日的纪念…………… (28)

插图说明:

封一 扬州新建的鉴真纪念堂

封二 鉴真和尚塑像

封三 江户时代的药袋，上图为正面的鉴真像，下图
乃背面的和文说明

封四 上图昭和初年的药袋，下图赵朴初同志题诗

34页 上图鉴真和尚纪念亭额（说明见30页），下图
豆腐干的口袋（说明见27页）

中日科技交流史上的

鉴 真

鉴真是唐代天宝年间（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），经过许多困难，渡海赴日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僧人。他的技能，是多方面的，把中国的医学、药学、建筑学、雕塑学，以及铸造、刻镂、绘画、文字、刺绣、缝纫、酿造、烹调、园艺种植等，都对日本作了传授，为文化交流做出一定的贡献。他是日本佛教律宗、天台宗的始祖。在医药学方面，也被尊为初祖。对于日本天平文化的发展，影响很大。他东渡的动机，是传授戒律，可是效果方面，却也成了医药、建筑等科学技术史上的人物，他的经历和传播文化的活动，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。

现传的元开所撰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，是根据鉴真弟子思托所撰三卷本的《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简化改写成为一卷的，其减化痕迹，显然可见，如把赴日以前的事迹于简单叙述之后，以“其事繁多，不及备载”八字概括了，也有用“其事无量”四字概括掉的，三卷原本早佚，所以鉴真青壮年时代的事迹和他的科学技术知识，如何从实践中得来，及其师承关系等，就很少流传，留下的仅以宗教活动为主。但是，从有关文献及另几位名师的传记里，还能钩稽一些出来；本文即从这点着眼，主要叙述他科技学问的来源，及其成就与贡献。至于佛学，因为过去介绍的文章，已经很多，这里恕不重复。

(一)

鉴真，唐代扬州江阳县人（即今日的扬州市），出生于垂拱四年（公元688年）俗姓淳于，是齐国辩士淳于髡的后裔。他自小非常聪颖，容貌也长得很好，父亲信仰佛教，是大云寺智满禅师的徒弟，当鉴真十四岁的那一年（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），随父亲到大云寺参观，对寺里著名的精雕的佛像⁽¹⁾巍峨的建筑，充棟的经卷，辉煌的壁画⁽²⁾，并制药治病等等事业发生浓厚兴趣，就请求父亲让他在这里出家。恰巧，这年下诏天下诸州度僧，选择一批少年人研究佛学，鉴真即在大云寺出家，也做了智满禅师的徒弟。这位师傅是学问渊博、具有很多技艺的名僧⁽³⁾。

扬州大云寺，是历史名刹，除佛学外，在建筑、雕塑、医药方面，都有传统经验，在人才方面，又有一定的基础。关于这些，有一述的必要。

这寺最初名叫长乐寺，开皇九年（公元589），隋文帝杨坚，遣其子晋王杨广灭陈，就便督师于广陵，当时有望气者说“江南尤有异气”，有一个沙门名智脱的推测，所谓异气，必定是丹阳龙光寺所藏的，也就是梁武帝于天监十八年（公元519），从扶南国求得相传优填王所造的“旃檀瑞像”，于是运过江来，安置在扬州长乐寺，杨广改其寺名为长乐道场。往江南迎像的人有一个河南阳翟籍的和尚，叫做住力，具有丰富的建筑经验，陈宣帝陈顼，在其京城造泰皇寺，曾经敕他专监百工，后主陈叔宝至德二年（公元584），敕其为寺主，陈亡以后，负锡游方，到了扬州，住在长乐寺，除参与迎像外，又“募众以起飞阁、置像”，（《旃檀

瑞像记》)“并夹二楼”(《续高僧传》)。杨广自书“瑞像飞阁”四字匾额,颜于其上⁽⁴⁾。

隋开皇十三年(593),住力又在寺里建立了五层塔,颇负盛名,《续高僧传》记述此塔“峨然挺秀,远近式瞻”。开皇十七年(公元597)，“炀帝晋蕃，又临江海”。因住力缮造有功，就委之为住持。

当建造飞阁时，住力曾“励率同侣，二百余僧，共往豫章，刊山伐木”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规划设计，根据地形、环境、借景、材料等等条件来施工，《续高僧传》说这工程能“妙尽物情”，直到开皇十八年(公元598)才把飞阁的主配建筑，全部完工。人们认为“宏壮高显，挺冠区宇”，“制置华绝，力异神功”。这飞阁和宝塔，是造迷楼以前扬州最华丽新奇的建筑。杨坚曾命秘书监虞世南、为这寺写作了一通碑。杨广大业四年(公元608)，又起四周僧房，以及廊庑斋厨。大业十年(公元614)，住力又率众，以旃檀香木，模写瑞像，并二菩萨，也置于阁内。在这长期的施工和造象过程中，住力就附带培养出一大批的建筑、雕塑人才，这时已在建筑隋十宫及迷楼之后，扬州的建筑技术，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，住力所培养出的技术僧人也都具有一定的造诣，并能把这些经验一代代的留传延续下去，奠定了这寺建筑雕塑力量的雄厚基础。后来到了初唐，住力即为保护殿阁佛像而死，死年八十，虞世南又为他撰碑纪念⁽⁵⁾。

长乐道场里，既存负有盛名的旃檀瑞像，又有引人入胜的建筑，所以号召力大，香客众多，且有虞世南的两块大碑，更被各界重视。在盛唐的扬州来说，是首屈一指的名刹。由于当时该寺香火盛，活动多，在悲田院方面的工作，如制药治病等，也做得不少。所以该道场僧人，很多是

“内外兼明”。在“五明学⁽⁶⁾”的“工巧明”和“医方明”方面，更为突出，是具有传统的技术基础的。

到了武则天称帝，沙门法云逢迎，进呈了《大云经》，天授元年（公元690），诏两京及天下诸州，各置大云寺一所，扬州即以名刹长乐道场改额。这时武则天的兄子武攸绪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对于立寺，当然要认真办理。以扬州的财富和技术力量来看，不难测知其修建盛况。

由于隋代大运河的开凿，几十年来，扬州已成为国内主要的国际贸易市场，且又是全国性的货物集散地，地方富庶，经济繁荣，而这改立的国寺，又在运河附近的最热闹区域⁽⁷⁾依山傍水，其建筑物的辉煌，以及环境的秀丽在扬州是少有的。寺里人才的集中，也不难想见。

鉴真出家，当然主要是研究佛学，可是，在红鱼清磬、抄经学佛的余暇，也附带随着许多高僧，学到不少的科学技术，寺里的两大传统，建筑雕塑与医药，他都得到了继承。

神龙元年（公元705），鉴真十八岁，光州籍的道岸律师，为他授了菩萨戒。这位老师，对他后来的成就，尤其是在文学及建筑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道岸俗姓唐，原系一个士子，文学修养很深，《宋高僧传》里，记载他研究学问的情况是：“齿胄胶庠，徇齐坟典，犹恐闻见未博，艺业有遗，遂浮江淮，达洙泗，探禹穴，升孔堂，多历年所，操翰林之鼓吹，游学海之波澜。”后中年出家，拜道宣的大弟子文纲为师，落发为僧。他多才多艺，学问渊博，声名极大，又善于诱导别人，《宋高僧传》说他“十方龙象，罔不师范，万国鹓鸾，无敢酬对。”

“温颜接待，善诱克勤。”

鉴真在其教导之下，对于佛学，以及科学技术，文学艺

术，都得到了深造的门径。

道岸是会稽龙兴寺的和尚（这里所说的和尚含有首座的意思），《宋高僧传》说他讲律授戒的情况是“扬越黎庶，江淮释子，辐辏乌合，巷少居人。”在文纲传里，则说他是“淮南道岸”，可能他曾经一度住持过扬州的某寺，也许即在为鉴真授菩萨戒的时候。

神龙元年（公元705），中宗李哲刚复位，特诏天下，广设中兴寺，多就大云寺改额，神龙三年（公元707），也就是景龙元年，由于右补阙张景源上疏，认为唐王朝并没有中断，不宜用中兴二字，所以中兴寺又普遍的改为龙兴寺，因而扬州大云寺也就改称龙兴寺，到玄宗李隆基开元廿六年（公元778），又被改称开元寺，《唐会要》卷十八记有：

“天授元年，十月廿九日，两京及天下诸州，各置大云寺一所，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，并改为开元寺。”

尽管该寺一再改名，但均为国家设立的寺院，其碑碣、经幢、造像、刻经、门额、梁枋、钟磬、钵、幡幔、法器等等上的题名，不可能一一重改，而且旧名已深入人心，所以大云、龙兴、开元三个寺名，曾长期并存，在文献上、五代十国时尚有称大云寺的。宋代尚有称龙兴、开元的。其详址已不可考，大致在湾头河北，瓦窑铺以南，禅智寺西南的地方。（详见《文物》1963年·9期。）又由于这一国家敕立的寺院，附属单位甚多，有的改了，有的并未改完，这也是三个名称长期混存的另一原因。

注：

（1）其详见后。《梁书·扶南传》宋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均有记载。后者且转录康熙御制《旃檀佛西来历代传记记》，言其迁徙甚详。俞樾《茶香室丛钞》卷十三、续抄卷

十七，均转录之。

(2) 见日本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。

(3) 据扬州律宗寺院相传，智满为精通五明之高僧（并参注6）。

(4) 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。

(5) 见《续高僧传》唐扬州长乐寺释住力传，及《旃檀瑞像记》。

(6) 五明学为：因明，声明，工巧明，医方明，内明。前四明统称外明，与末一内明等称。凡能精通五明者，则称之为内外兼明。

(二)

在道岸为鉴真授菩萨戒的第二年，中宗李哲数度遣使徵召道岸入京。李哲在复位后，即召集天下名僧二十余人到内殿，啐经修福，道岸应召迟迟登程，大约在神龙二年（公元706）年底至景龙元年（公元707）年初之间入京⁽¹⁾，《东征传》上记载，鉴真也在这时过东都而入京。据扬州万寿戒幢律寺⁽²⁾的传说，鉴真因为气度宏伟，道岸选择他当侍者而带至长安⁽³⁾。这一传说，颇具理由，即使分道而去，也应当是投奔道岸，因为时间正相符合。

由于道岸是中年出家，声望虽然很重，可是僧腊比不上别人，在宫里，座次排得很低。但是他晏然端坐，尽管皇帝来听讲，他仍然态度从容，不为所动，李哲看到他落落大方，器宇不凡，暗中非常赏识，就特别请他做菩萨戒师，并且亲率六宫，围绕供养，又替他在林光宫画像，加上御制的赞语。这样一来，立即把道岸的声价提高，当时的佛教界，认为是“古今所未有，天下以为荣。”可是，随着这一荣

誉，又来了任务，因为李哲复位后，即在长安扩造荐福寺，时间已经比较长，化费也相当高，未能及时的完成，而且建筑也不合要求，所以就改敕道岸律师和工部尚书张锡，共同督工，主持其事。道岸建议“广开方便，博施慈悲。”结果，“费约工倍”，李哲颇为嘉许。迄今荐福寺的小雁塔，仍然存在。即出于道岸之手。高度仅大雁塔的三分之二强。但改其七级为十五级，采用密檐，于每一飞檐之下，砌上三道浮线，式样秀丽玲珑，在北派形式里，略具南派的内容。如果鉴真确是侍者的身份前去的，当能参与施工。即使分道而去，也不会和这一巨大工程，完全没有关系，最低限度是亲眼看着这塔建成的。

这时，荆州南泉寺当阳籍的弘景律师⁽⁴⁾，也被召到宫内祈福。在武曌及中宗李哲时，他曾是三度被召到宫中供养的受戒师，弘景和道岸是师兄弟，同出于文纲律师之门，文纲是京师崇圣寺的和尚（首座），原籍会稽，是京兆西明寺南山宗初祖道宣律师的弟子，也是一位建筑的好手，他曾到处修寺，在《宋高僧传》里说他是“累历伽蓝，二十馀所，凡是塔庙，各已华丰。”这时也被李哲召进宫中，和两个徒弟弘景、道岸，一齐参与内殿的修福。鉴真藉此机会，就拜谒到这两位鼎鼎大名的师公与师伯。弘景发觉鉴真也和他老师一样“虽在髫龄，有若老成”。“容止端严，辞辩清畅。”即加以垂青。

原来，沙弥要满足二十岁，才能受“具足戒”⁽⁵⁾，景龙二年（公元708），鉴真二十一岁，三月二十八日的午后，弘景律师，在长安的名刹实际寺，登上戒坛，为鉴真受了具足戒。

道岸为他在这一仪式里，担任教授，其他的尊证，也都

是数一数二的名僧，极为隆重。

次年，景龙三年（公元709），弘景已七十六岁，正式向李哲提出归山的请求，随即“敕允其请，并召中书门下及学士，在林光宫道场内设斋。”一方面为弘景等饯行，另一方面，也供养从各地召来，在内殿诵经修福的二十几位高僧。是日，李哲亲自赋诗，各学士应和，如中书令李峤，中书舍人李义等。他们“捧诗振锡而行”。大约在这一年，道岸也离京，他因长江下游一带，风行《十诵律》，很少知道《四分律》，所以在还光州以前，请求李哲以墨敕执行南山律宗，后来南山宗盛行于江淮间，以及鉴真在“淮南江左”能于“独秀无伦”，都和道岸的预定计划，和事前布置，是分不开的。

弘景、道岸先后离京，鉴真暂留深造，这时，文纲已近八十高龄，李哲时，曾在乾陵宫坐夏，并讲《四分律》，后睿宗李旦又在别殿请他做菩萨戒师，赐绢三千匹，文纲将这些赏赐改做修建崇圣寺的费用，在《宋高僧传》卷十四《文纲传》里，记有“或金地缭垣，用增上价；或宝坊飞阁，克壮全模；或讲堂经楼，舍利净土；或轩廊器物，厨库园林，皆信施法财，同给僧宝。”

这些修建营造，也是在鉴真留京期间施工的。

鉴真在长安，又曾从道宣的弟子融济律师，学过《行事钞》、《羯磨疏》和《重轻仪》，这位和尚和玄俨律师齐名，并称“名匠一方，南山上足。”又跟随着满意律师的几位弟子；禅定寺义威律师（此人也是道岸的弟子，见东征传）听《四分律疏》。西明寺远智律师听《彼疏》、观音寺大亮律师听《法励疏》。并在洛阳佛授记寺的金修律师，慧策律师处，听《彼疏》，加之弘景也曾研究天台学，所以鉴真虽以

南山为宗，而实际上，也兼通相部学说。

以上把鉴真在两京留学期间，所学的佛学，和从实践中见识到的建筑工程，大致作了介绍。下面，再叙述在医药学方面的增长情况。

文纲和融济的老师，是南山律宗的始祖道宣，道宣和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是好友。《宋高僧传》明律篇道宣传里说：“处士孙思邈，尝隐终南山，与宣相接，结林下之交，每一往来，议论终夕。”接着叙述孙思邈透过道宣得到龙宫三十禁方的事。可见他们两人在佛学与医学两方面。相互影响之深。

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收载了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学说，以及耆婆、西域诸方，其来源当和道宣的友谊有关；而道宣的知医，很可能是受到孙氏的影响。目前仍为常用药的《天王补心丹》，便是道宣自己患病悟出来的验方，弘景曾传下道宣的一些验方⁽⁶⁾，教给鉴真，鉴真得之，带往日本，迄今东大寺等，仍在应用。准此，鉴真曾透过弘景，得到道宣的验方，而道宣是孙思邈的好友，弘景年岁很高，孙氏死时，他已四十外，有可能和孙氏长期接触过。所以，鉴真与孙思邈之间，透过弘景，也有其渊源关系可寻。

再则，鉴真留京的期间，正是唐朝医学的极盛时代，站在世界医学的前列，在唐高宗李治显庆四年（公元659），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类似药典的书——唐《新修本草》。唐高宗永徽三年（公元652）至永淳元年（公元682）。孙思邈编成了《千金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。这时，王焘正在搜辑弘文馆的方书，编纂《外台秘要》。太医署堪称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医学校。在药政方面，也有完备的一套，如药园、药藏库等等。而且，在这一时期，外籍医家，也在长安活动频繁。

鉴真在这一时代，这一环境里留学，而本身又是爱好医药的。加之两位老师，一位师公，都能出入宫禁，所以，有关方面的参观学习，都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。

再则，他曾经手抄过《一切经》三部，最初的一部，当是在长安抄写，经里即有很多的零星医药文献。加之五明学里的医方明，则是专讲治病的学问。

建筑学和医药学，鉴真在扬州大云寺，原已打下一些基础。及至留学两京，耳濡目染，又加上《名师陶诱》⁽⁷⁾因而这两方面，又大大的增进了一步，比之专业人员，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在佛学方面，迈进更快，在长安不到几年，已能登上讲坛，高论滔滔不绝。在讲经方面，颇负盛名。

鉴真留学长安已有多年，扬州僧众都希望他回来，而他自己也要不负老师道岸的期望，返扬推行《四分律》因此就返回扬州。

他具体回扬的年代，约在三十岁以前。

注：

(1) 依《东征传》，《宋高僧传》的道岸、恒景传，相互推测而得。

(2) 这寺是扬州律宗名刹，由唐迄于解放，香火未断，寺内唐幢直至66年春仍在。

(3) 据该寺退院印真（寂山），住持发智（鉴澄）所说。

(4) 一作恒景，是刻书时因避讳而改。

(5) 具足戒即比丘戒，规定比丘二百五十戒，受了以后，才成为正式比丘；比丘尼二百四十八戒。

(6) 见《唐招提寺论丛》166页。

(7) 《宋高僧传》鉴真传中语。

(三)

鉴真回扬后，在学识方面，已成为淮南地区，首屈一指的名僧。

当道岸在世时天下四百餘州，都仰为授戒大师。死后其弟子杭州义威律师（鉴真也从他听过讲），也是“响振四远，德流八紘”。义威又死，鉴真就继承两人，成为天下受戒的大师。他有求必应，到处讲律授戒。并且每到一寺，都要做些修缮与扩建，离开时，庙貌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改观。凡是破旧或基础较差的寺院来请，更是尽先前往。《东征传》里曾经说他“讲授之间，造立寺舍，供养十方众僧。”《三国佛法传通缘起》里说他“修造故寺，八十餘所。”其有文献可稽的，有下列二处：一是“受城中东南奉法寺请，讲律授戒、铸像、造殿、门守等事。”《延历僧录》并记载这一工程里的有力助手，是惠融禅师。另一是崇福寺：

“开元年中，有崇福寺主明演，来自云：今崇福寺破落，请大和尚降临，于彼讲律受戒，修营功德，依请赴彼讲大律等，修造大殿，殿梁柱四尺五寸径。”

（《延历僧录》）

下面又说到，在这寺造了一座高五十七丈、三重塔基，基开四门八面的八角九重塔，并在寺东，造文殊院，塑造了弥勒、文殊和普贤，堂中又画了上万的菩萨。

从这些记载里，可以看出，鉴真不仅长于建筑，还长于造塔，不但能雕塑，还能指挥铸造铜铁和绘制壁画。他既然修造过旧寺八十餘所，可见扬州地区的很多寺院，曾经其设计施工。

在讲经方面，据《东征传》记载：

“凡前后讲大律并疏四十遍，讲律抄七十遍，讲轻重仪十遍，讲羯磨疏十遍。”

而且是边讲边研究，“外秉威仪，内求奥理。”所以能得到相当高的水平。

在造像、缝袈裟、写经、度人、治病、救灾等方面，也作出很多的成绩。《东征传》里记载着：

“造佛菩萨像，其数无量，缝衲袈裟千领，布袈裟二千餘领，送五台山僧，设无遮大会，开悲田而救济贫病，启敬田而供养三宝，写一切经三部，各一万一千卷，前后度人授戒，略计过四万有餘。”

由于他“具修三学，博达五乘”，所以对于社会上的贡献，是多方面的，被誉为“淮南江左，独秀无伦”⁽¹⁾不是偶然的。

在治病方面，威信也相当高，迄今扬州还有许多传说。《鉴真和尚三异事》记载，他治病是“躬调药物”，的确，他对医学和药学，都具有一定水平，甚至药学的造诣，比临症方面还要多一些。

由于扬州，是当时东西各国人民，接触聚会极为密切的一大国际都市，既是一个中外贸易市场，也是国内手工业中心和造船中心及货物的集散地。而药材则是市场里占着主要地位的商品。从皎然和尚的“扬州喧喧卖药市”一句诗里，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实况。

在这广大的国际贸易市场里，关于药物的鉴别，是有一套完正经验的，包括品种，道地，规格良劣，新久，失效等。至于鉴别方法，是凭经验和直觉，如鼻之嗅气，口舌之尝味，齿之咀嚼，耳之闻声，目之辨色、辨形态，手之扪捏等

等，能把上列的问题，一一都搞清楚。

在炮制加工、制剂、烧炼、贮藏、包装等等，也有其整套成熟的经验。龙兴寺既有悲田院的制药治病，又是名胜古迹，吸引着广众的香客，而商船的开船与到达，往往有祈福还愿等举动。鉴真威信既高，又主持悲田院，所以无形之中，便学到了这些秘不示人的知识，后来到了日本，都无私的一一传授下去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从上引的“躬调药物”一语来看，可见其在制剂调剂方面，也很娴熟，所以他的药学知识，是极其丰富的。在技术方面，又是能通盘掌握的。

他还善于采药，种药，据平山堂的自安长老说，如今平山堂东北角，徽州会馆的丙舍，即鉴真种药的药圃，相传鉴真曾从终南山带回许多草药种子，擅长用草药治病。又传龙兴寺负有盛名的芍药田，亦系鉴真所手创。

在《四分律》等书里，记载着佛教的室内除臭法，净口法，嚼杨枝除口臭法，刮舌法，洗手法等⁽²⁾。他在讲律授戒时，都认真的贯彻执行，影响很久，直到清末。在扬州的某些律寺里，还做得相当认真，尤其是万寿律寺，对之更加重视。

他的威信，固然由于佛学好、道行高，而修建工程与医药事业，也是助长威信的一些重要因素。

注：

(1) 见《东征传》。

(2) 详见《法苑珠林》卷九十九，杂要篇净口部第五。